

朱湘 著 陈子善 编

孤高的真情
朱湘书信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孤高的真情
朱湘书信集

朱湘 著
陈子善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高的真情: 朱湘书信集 / 朱湘著; 陈子善编.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6917-6

I. 孤... II. ①朱... ②陈... III. 朱湘—书信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576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刘志凌
特约编辑 张叶青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本书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孤高的真情: 朱湘书信集

朱湘 著

陈子善 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16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917-6/I·401
定价 30.00 元



1936年3月天津人生与文学社出版的《朱湘书信集》封面



一九二七年的朱湘



朱湘与夫人刘霓君（原名刘采云）的结婚照



朱湘夫妇（戎服者为朱夫人之侄）

安徽立大學

旭初兄，我算是在安大住下來了。至于要住多久，那我可不敢確，或者半年，或者三個月。這次在上海不曾會到面，真是不湊巧。寒假或是暑假，我總要去希望那時可以會到。這次教英文名義用的，羅家河與朱列武，讀到國中程度，一般真正痛快。

O that I were a glove upon that hand.
If I might touch that cheek.

那兒，是 Henryson: The Miller's Daughter 一詩的樣子。

十四行

我有泥沙才开得出花，

我有蔓草才懂得成菜，

我有孔雀才懂得车轴多大，

我不了解藤萝恣然的装饰，

我有大山必得它截断它，

我有并非纯洁的那瀑布，

我有那变化万千的日落，

便没有如其並沒有堅土，

我有溪有内怨便没有人，

我有由原蛇人所任的洞，

如其沒有痛楚離餓寒冷，

便沒有父兄輝映着天空……

我有世上如其沒有折磨，

——

詩人便唱不出他的新歌。

目录

序 陈子善	1
海外寄霓君（九十四封）	5
朱湘书信集	165
序 罗念生	167
致彭基相（二封）	169
致汪静之（一封）	172
致梁宗岱（一封）	174
致曹葆华（一封）	177
致戴望舒（一封）	181
致吕蓬尊（二封）	183
致徐霞村（一封）	185
致赵景深（十九封）	187
致柳无忌（六封）	213
致罗皑岚（十九封）	218
致罗念生（二十四封）	241
致孙大雨（五封）	268

集外	275
致周作人（一封）.....	277
致顾一樵（三封）.....	281
致施蛰存（一封）.....	285
致曹葆华（一封）.....	286
致戴望舒（一封）.....	287
致罗皓岚（二封）.....	288
致闻一多（一封）.....	290
致梁实秋（一封）.....	292

序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新诗人朱湘（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三三年）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夫人刘霓君写了第一封信。其时朱湘已与霓君结合三载，爱情结晶也已有了两个，因此信中除了称谓“霓妹，我的爱妻”明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此后朱湘致霓君的“情书”源源不断，每信均郑重其事地编了号，至翌年八月，共得一〇六封，成为朱湘与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

谁能料到，仅仅五年之后，已经回国并曾任安徽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朱湘，因失业和家庭关系日益紧张等众多复杂原因，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安徽采石矶附近投江自沉。寒江冷月葬诗魂。朱湘之死，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轰动一时的悲剧事件。

朱湘不到三十岁就撒手人寰，是继徐志摩“云游”之后中国新诗坛又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新月诗派”的又一个不幸。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朱湘到底是不是“新月诗派”（注意，是“新月诗派”，不是“新月社”，“新月诗派”是更为宽泛的）成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有不少朱湘研究者，包括亡友吴方兄在内，都为朱湘正

名，认为朱湘曾与徐志摩交恶，也没有在《新月》杂志发表作品，并非“新月派”诗人。但我觉得，既然朱湘几乎毕生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创建，一直与闻一多互为呼应；既然朱湘曾在徐志摩、闻一多为主的《晨报副镌·诗镌》上发表了其名作《采莲曲》等诗文；既然朱湘又为“新月诗派”后期机关刊物《诗刊》撰诗包括十四行诗《悼徐志摩》；既然闻一多“高足”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也入选了朱湘的佳作（“新月诗派”名家荟萃，似无必要再硬拉朱湘充数），就不应把朱湘排除在“新月诗派”之外。可惜吴方兄英年早逝，我已无法再与他讨论求教了。

朱湘已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他的诗朋文友纷纷撰文指责社会的冷漠与不公，到了九十年代初，我的朋友秦贤次和王宏志还编了一部厚厚的《朱湘怀念集》在台湾出版。然而，朱湘是特别的，他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就与“校规”格格不入，不仅仅在于他负笈美利坚并不以文凭、学位为重，更在于他孤傲、偏激、敏感，为人处世绝不苟且，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生活潦倒固然对诗人造成很大的戕害，但“个性即命运”，朱湘这种狷介不阿，孤高自赏，既不见容于当时，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见容于当今。朱湘早年同学梁实秋甚至认为，朱湘之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悼朱湘先生》）

然而，朱湘的离去毕竟使人万分痛惜。他是有才的，不是一般的有才，是奇才，也是畸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翻译，乃至他的特立独行，无一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了纪念朱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这一〇六

封“情书”中的九十封，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竹书简》，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虽然作者的风格各异，鲁迅的冷静，徐志摩的缠绵，郁达夫的热烈，沈从文的深沉，均各擅胜场。朱湘这部《海外寄霓君》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感情丰富细腻、对爱人百般疼爱的朱湘活现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的“情书”已成绝响矣。

到了一九三六年三月，由朱湘好友罗念生编订的《朱湘书信集》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推出，初版只印一千册，初版即绝版。朱湘“谈笑有鸿儒”，在致当时已多有文名的彭基相、汪静之、梁宗岱、曹葆华、戴望舒、吕蓬尊、徐霞村、赵景深、柳无忌、罗皑岚、罗念生、孙大雨等诗友的信中（书中还收入四通《海外寄霓君》未收的致刘霓君函），朱湘探讨人生、切磋诗艺、臧否人物、指点文事，一以贯之的率性而言，坦诚而不虚伪，狂放而又严肃。这些信既是朱湘率直心灵的自然流露，更是研究当时作家创作史、生活史和交游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我八十年代与汪静之、赵景深、罗念生、孙大雨四位收信人有过交往，遗憾的是，当时未及向他们请教关于朱湘的点点滴滴，否则，我这篇序言也许不至于这样杂乱无章了。

近年来，随着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陈梦家等“新月诗派”大家的全集陆续问世，朱湘的名字反而差不多被遗忘了，这实在不公平。朱湘的全集何时也能与世人见面呢？我现在编订了这部新的朱湘书信集，书中收入《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和这些年陆续搜

孤高的真情

集到的朱湘集外佚简数通，算是投石问路，也算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位坎坷薄命的天才诗人的纪念。

朱湘其人其诗其文包括其“情书”，是不该被遗忘的。

陈子善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八日

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海外寄霓君^{*}

(1928 年 2 月—1929 年 8 月)

^{*} 本辑据上海北新书局 1934 年 12 月初版修订重印。

